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寶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任銜瑩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八

經籍門

禮記曲禮

多出孔門弟子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諸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

宋 章如愚 編

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
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
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

五禮之所由始遂皇在伏羲之前始王天下是尊卑之
禮始於遂皇也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是嫁娶嘉禮
始於伏羲神農氏始教天下種穀始為蜡則祭祀吉禮
始於神農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
辭傳第二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諸撰

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與聘是

賓禮也

正義

禮有三起之義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
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通也其禮事
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羲之
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

時

正義

禮記雜出記錄禮記之作出自孔子但正禮殘缺無復

能明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而記之也

正義

辨諸儒折難之非禮記之書雜出諸儒其所師傅或異故有兩存之說如呂不韋月令漢博士王制王制

又皆刺經而作兼有時王之制學者考其說間與周
官抵牾不知秦漢諸儒采古參今未嘗施用乃持其
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
是乃刪摘詆訾如柳宗元時令論苛碎刻裂不知議
者之在後其弊至於會稽夏休破禮記之書此如子
孫不聞前世之事而臆度祖父之傳為非是謂吾獨
見聖人之心乃聖人所謂不知而作非吾所敢同也

唐仲
友文

非禮書者七篇漢興諸儒搜求於脫畧之中禮得於淹
中樂傳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也於是
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曲禮郊特牲祭義祭
法喪服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篇古之樂書也若乃
檀弓月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表記大學等篇可謂之
禮書乎可謂之樂書乎非禮書而謂之禮記無怪乎學
者之疑也

篇目各有所屬曲禮王制禮器深衣屬制度檀弓禮運

玉藻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經解哀公問燕居坊記
大傳學記屬通論投壺冠義婚義射義樂義聘義鄉飲
酒屬吉禮郊特牲祭法祭統祭義屬祭禮月令屬明堂
陰陽記屬文王世子法樂記屬樂記明堂位屬明堂記
內則屬文王世子法

曲禮所記五禮之疑按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
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
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飲

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按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祀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主人拜迎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答拜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輅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

氏以為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

禮正經也

正義

禮有經有變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
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亦不可益曲者委
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豈可
以此三句為變禮只是禮各有經有變先儒以儀禮為
經禮儀禮中亦有變然所謂變禮者又自有經不可一
律看也禮記聖人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又曰上古禮

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八篇後來藏在秘府
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
可惜可惜今儀禮古時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士禮

耳

文公
經說

毋不敬是統言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
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民之事也此只言
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
以安民為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矣同前

記王制月令

王制載事之非

爵位建國三監田狩祭

林曰孟子以天子一位公

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則以子男為二位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一位而惟五等此則異矣至其餘文則錄孟子之辭可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

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矣此不可也又曰凡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者不過倍加之數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吞於強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

九十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六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凡十有三國此又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獨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安得國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為據俱非又不可也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萬幾焦勞不暇

何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暇盤于遊田而謂無事不田
曰不敬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
為祭大祭也王者審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
書禘皆記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
則雖帝王至異不至於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又不可
也

記月令

月令之說不經林曰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於陋

學不知道者為之也鄭氏以為呂不韋為之蓋以孟夏有太尉又是秦官也季秋有來歲又是秦制也或者又曰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至十六年秦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數載矣不得為不韋所作予謂此不必詳其人觀其言不可為道不過出於秦漢之陋儒爾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得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書反時令則有災異此乃瞽史之說離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

者未有柳子厚之知道者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垂
戾大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
牧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
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
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

月令中星之疑按二十八宿隨天當春分時昏中之星
各正其位歷夏至秋冬一時差一方一日差一度以東
漢周天度考之月令所言中星節氣之星也

後漢志云
中星加二

十四氣二月初氣昏井中中氣昏鬼中五月初昏亢中
中昏氐中八月初中皆昏斗中十一月初昏壁中中昏
奎堯典所言中星氣之星也堯典曰春日中星鳥夏日
永星火秋日中星虛冬日

短星一氣十五日一差一度月令仲春昏弧中弧九星

在狼東南狼一星在東井弧星近東井自東井三十度
至星一度隔十八度節氣之星固宜弧中矣月令仲夏
昏亢中亢十度至房一度隔十三度節氣之星固宜亢
中矣月令仲秋昏牽牛中自牽牛七度至虛六度隔十
六度節氣之星固宜牽牛中矣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自

東壁十度至昴一度隔四十四度况自虛十度至壁一
度止隔三十四度豈有時幾一季而星度止差三十四
度初疑戴經之誤及按石氏星經云弧與建星非二十
八宿而昏明舉之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
斗有二十六度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
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之當井之十六度建星在斗十
度尚書云日中星鳥南方七宿總為鳥星井鬼鳥星之
分也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水星火日水星火非謂心

星也昴之三十度總為大火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也仲秋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仲冬昏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正義

記文王世子

文王何以稱三朝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正義曰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

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
記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
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
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
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
之法也

記禮運

禮運之言訛謬淇水文曰禮運雖有夫子之言二十一

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雜而不倫以正君臣篤父子而為起兵賊亂之本取老子之言為証

記明堂位

明堂位載事之疑林曰禮記一書其典正無牴牾者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由禮樂記祭法祭義射義等篇並漢儒之語戾古已多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然其悖禮亂教未有如明堂之甚也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面之禮而居非常

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
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位而果有是乎金縢曰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羣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諸
王邦之蔡書言公作詩以貽王言乃命之王而後封仲於
蔡周公未嘗負斧依南面而立當時何從以為天子哉以
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特輔政耳羣叔且

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諸侯豈特羣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不知禮之謬亂予嘗辨其不然矣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秉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比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夫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

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為甚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隱為桓所弑子般閔公公子赤皆戕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弑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弑蓋彼未嘗觀春秋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

誠使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記樂記

樂記作於漢世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

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

論樂記之一篇樂記曰人生而靜天地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益人受天命之正以生其未動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

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情性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好惡惡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又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

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幾間不容髮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公文

記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其稱說多

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授其君豈所謂孔子哉

記鄉飲酒

鄉飲酒有四事正義曰鄉飲酒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

雜辨

禮書逸亡篇數逸禮者漢書藝文志漢興始於魯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其不入於

記者此為逸也

禮記表

歷代禮樂存亡禮樂之制盛于三代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迨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

以為六服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
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旂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
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侯受胙而拜晉
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世
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拾
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
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
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

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
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盧陵文

羣書考索續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九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周禮

周禮周公所制陸曰周禮者周公所制也漢河間獻王
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
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

釋文序

辨居攝所制之書釋曰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
謂之周禮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
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又按書傳亦云六年制禮作樂
所制之禮則此周禮也又云而作六典者下文太宰
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
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職也正義
辨周禮所載之詳鄭伯諫曰周公之經理周家也其
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

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
民以五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
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
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
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
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擗鱉之微無
不備具後之欲講明周家之制者其於周公之書攷
之

篇名異見七處其周禮見於周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
按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
庸曰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
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
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
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正義
周官分合兼攝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考謂其錯綜互
見不可倫類而又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

屬自朝廷之獄大司寇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遂之獄遂
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甸稍縣封之獄縣士掌之
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謂其皆
獄訟事故雖在鄉之外如甸稍縣封外而邦國遠而四
方皆屬之司寇其他則不然既有司徒以統民掌鄉遂
而掌疆之屬又分之司馬其間分畫職掌若此者衆又
所宜深究也其設官之大數雖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
數不止此而已也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

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尚四
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畧以春
夏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
矣其間兼攝必相半矣何者先王因事以命官作史者
因官以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二卿必公一人六卿
各掌其職宜若不成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
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曰司徒
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毛公畢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畧而言則土訓誦訓無它職事掌葛掌染草人角人羽人之類止徵一物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方民來則用懷方氏先王豈以祿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後用之哉亦於臨事兼攝耳盟

府命士也而太公兼之所兼謂載在司盟而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爾又六卿每卿內治一官外兼一鄉而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

周官文不可行今之傳周禮曰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之書考其官師之屬至射惡鳥殺鼃鼈皆有族然太平之功若是微猥煩細而後立耶觀今末世之官俚名曲號猶不能至之甚豈傳之非真乎惡鳥之不射鼃鼈之未

殄於太平之功宜可損益視其文類若煩而不可舉非

於簡治有未盡哉抑徒為其文而不施於事耶

荆璞集

辨周官立法之善有周官馭吏之法則天下無惰吏
有周官治兵之法則天下無惰兵有周官勸農之法
則天下無惰農自六典掌於太宰而官無曠職自九
法嚴於司馬而兵無虛數自井田制於司農而民之
不農者亦寡矣

周官職屬煩多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

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一萬八千
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疑其說抑序官之妄耶
然鄉州黨族比皆有職又不可闕者則守其官者何等
人也

辨周官統屬之數周官三百六十六卿分職各率其
屬一曰天官冢宰二曰地官司徒三曰春官宗伯四
曰夏官司馬五曰秋官司寇六曰冬官考工邦治則
掌之冢宰而率其屬自太宰小宰以下則六十有二

焉邦教則掌之司徒而率其屬自大司徒小司徒以下則七十有四焉邦禮則掌之宗伯而率其屬自大宗伯小宗伯以下則有七十焉邦政則掌之司馬率其屬自大司馬小司馬以下則六十有八焉邦刑則掌之司寇而率其屬自大司寇小司寇以下則有六十五焉以至冬官考工記雖事實零落攷其大槩工人之屬則二十有九焉合而記之則三百六十有五焉又六鄉之吏自鄉大夫卿至于比長下士凡一萬

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府史胥徒不在其數

周官鄉遂無法周公致太平六年反政成王今可見者
六官之典也建國之法畫為鄉遂自大夫至其長厥職
事聞歲時登斂于王家教帥于民里皆何事耶采地三
等邑於畿者豈復有數乎列卿六考佐其事者豈復有
名乎司徒之屬命以鄉者皆別置則疑於無法司馬之
吏取於鄉者皆兼官則詳夫不合書序周公為師召公
為保而師氏保氏非輔弼之任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

遠郊近郊殊內外之賦何也

荆璞集

辨州鄉之長皆鄉官司馬之吏取於鄉官皆兼官則
悼夫不合司馬之序自軍將至於伍長凡六等軍將
也師帥也旅帥也卒長也兩司馬也五長也皆比閭
族黨州鄉之官也故司馬之職中夏芟會辨號名之
用帥以國名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鄭氏之說以
帥謂軍將及帥師旅師至伍長也縣鄙謂縣正鄙師
至鄰長也鄉謂州長至比長也其兼官可知矣夫三

代之制居則民出則軍各親其吏豈有不合者哉

鄭伯

文詠

辨鄉遂用下士為長鄉遂自大夫至所長厥功可得
聞歟考地官之序鄉大夫則每鄉以卿一人為之一
鄉之間又有比閭族黨州州長中大夫為之也黨正
下大夫為之也族師上士為之也閭胥中士為之也
比長下士為之也此鄉官也遂大夫每遂則以中大
夫一人為之一遂之間又有鄰里鄩鄙縣縣正下大

夫為之鄙師上士為之鄮長中士為之里宰下士為之鄰長五家則一人為之此遂官也鄉官之比長以下士為之而遂官之鄰長不言下士者蓋尊卑之差也何哉卿大夫鄉官差次而下至於比長自然用下士矣遂大夫止中大夫之官差次而下至於里宰已用下士則鄰固不得用下士也蓋以未命之士為之

也

錢文
子文

鄉遂都鄙之法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有溝長底是

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中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起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即欲起兵數故也五鄙五鄰五伍之後變文言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

文公經說

周官為治之煩歐陽曰周之治迹所以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讀禮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無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

人耕而織乎如其不耕而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此其可疑者也

六一文

周官體制難行歐陽曰秦既非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敗王莽後周是也則其

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

同前

辨周禮可致太平有公輸之巧而後可以施斷削之功有王良之銜轡而後可以誇馳騁之工有周官六典之書而後可以致太平之治

辨周禮王道之極文中子魏相篇曰子家君未嘗廢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

周禮之書不可信蘇曰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

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全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爾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也

蘇轍
城文

辨六典之文難及李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

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
國陰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切觀六典之文其
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
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荆璞集

六官法天地四時釋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
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
天授位之義故周官設官分職以法之

辨六官探伺本末治教禮政刑事謂之六官治非天

事謂之天官治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教以化為本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典以智為主故事曰冬官本末相因先後相應故則更新終則復始天地四時之道也聖人之立六官蓋法天地四時理治萬事者也然治有本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先王於是以官探本以司伺末治官曰天而以道為本教官曰地

而以化為本禮官曰春而以仁為本政官曰夏而以禮為本此之謂探本教官謂之司徒而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而政以馬為末刑官謂之司寇而刑以寇為末事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伺末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歟

王昭
禹

辨漢儒臆說之非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

天取兼總之義天之至尊惟萬彙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稱天子乎司徒謂之地官愈無義古者司徒掌以教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是乃司空掌土也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以禮豈能生物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既不言所取必無義

則漢儒臆說可知也

六官首序不同釋曰自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故也王者臨統無遠故首稱惟王明事皆統之於王王既位矣當擇吉土以建國為先故次言建國於中辨四方正宮廟之位復體國經野自近及遠也於是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為治體列文先後次第應爾其實建國之初豈未設官分職也直以作序之意主在設官分職

為民極耳

辨六官皆為民立王昭禹曰六官之首皆於以為民極之後言乃立某官者蓋乃者有以彼而繼以此之辭先王之立官凡以因彼民故也然言乃立天官而不謂之建者蓋立乎上者能大而發下立乎下者能一而承上則立者能得位而已非若建則能作而立之也

六官職掌互見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

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九貢九賦九功九式。司書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六官互相參錯鄭曰周官率屬互相參錯如太史而下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於天官而乃屬於春

官司勲掌六卿之賞地宜在地官而乃屬於夏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在春官而乃屬於秋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復逆及庶民之復逆夫民臣復逆宰夫既已掌之則太僕而下宜屬之天官今乃屬之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封邑建社稷設封疆分州里司徒既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乃屬於夏官如理財事自大府至掌皮盡隸於天官則凡財用宜悉領於大宰而泉府廩

人倉人乃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爾而悉領於冢宰至於外朝則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其費實廣而外內朝之冗食亦見於地官之槁人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官服飾之用既屬於天官而司服掌外朝之服司常巾車之官則屬於禮官如使各得行其意而不關於冢宰是猶太祖之三司使以河渠按付之都水監甲冑按付之軍器監恐無以樽節之

稱官之名義釋曰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為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為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即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為劔築氏。為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氏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臬之類。言

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為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如他官供物已則暫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待張事是也二則掌徵歛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則掌非已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也

序官之義有二釋曰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官正官伯同主官中事膳夫庖人外

內饗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
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
為次第故此官正之等士官為前內宰等大夫官為後
也

歲時教師民里所謂教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鄉大夫頒司徒之教法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
治州長屬民讀法勸其行義戒其過惡黨正讀邦法以
糾戒其民族師讀邦法以書其孝弟睦姻有德者閭胥

讀法書其恭敏任恤者所謂帥者如鄉大夫於大詢之時帥衆寡而致於朝州長於作民之時則帥而致之黨正歲終帥吏而致事族師於萬民之時帥四閭之吏是也

六官皆有考釋曰宰夫是太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為鄉師春官之考為肆師夏官之考為軍司馬秋官之考為士師冬官之考為匠師

辨官考皆謂之師王昭禹曰治官之攷謂之宰夫政

官之攷謂之軍司馬而於教官則謂之鄉師禮官則謂之肆師刑官則謂之士師者蓋宰夫則因大宰而名之而攷治者宜以智帥人故曰宰夫軍司馬則因大司馬而治之而攷政者特以軍為主故曰軍司馬師所以教之而教官所攷者止於六鄉之教事故曰鄉師至於禮也刑也無非所以教也故亦皆謂之師先王因事以名官各有攸趣爾

周公所立條貫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

是從廣大心中流出

文公語錄

是周公意思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可見周家法度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但未敢令初學者

建太平之基本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也

為一代之法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

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並同上

禮天官

看天官太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一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鎚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

易看止一職也

伊川遺書

天官象天所立鄭云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通釋曰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故題曰天官也

辨冢宰職關天人鄭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

此加官也唐虞官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
易事之關於天者義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
穀之司虞工納言之職事之係於人者九官分治之
事有其官官有其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
萬事而治之者也

辨天官之責甚深古之大臣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
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之理也皆
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

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闢太子晉亦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蓋深

天官先後之次釋曰自太宰至旅下士總馭羣職故為上自此宮正已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

為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官室也自醫師已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主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內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

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

辨天官叙官不同甸師何以不列地官以共野之薦又給薪蒸故次亨人之下凌人藏冰何以不同幽法按周之二月夏十二月取水周三月夏正月藏之周四月夏二月頒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以幽土寒故不於一月也凌人以夏十二月藏冰曰之二月頒冰也大府玉府何以不列冬官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大府掌賄故次飲食玉府治玉掌王后首服故與大府同列天官奄何以爵內小臣稱士以賢近侍為之也

冢宰職不言司鄭注曰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辨不言司有二義釋曰鄭云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

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衆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三公無正職釋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亦是公有三人之事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宮中亦舍三公是其內與王論道也云中參六官之事者按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

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云外與六鄉之教即此經是也云其要為民所以屬之鄉焉者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惟此六鄉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鄉焉

辨三公分主六鄉王曰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則公

者爵爵盛大而其德與王同矣鄉老公也尊之於鄉
憲其言行而不累以事故稱老焉禮賓賢能而獻其
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則為道之存故也故以鄉老
帥其事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則以事道者
尊職事者卑故也然鄉老位卿而公一人則三公分
主六鄉矣書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一人
有時而兼掌六鄉矣

辨鄭氏兼官之說三公官不列其職兼之師氏保氏

三公無職也鄭氏於師氏保氏序官則曰周公為師
名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謂三公之職
下兼師氏之官此說非矣三公取上公九命之職也
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耳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耳
既曰大夫為之而以公兼之則周公設官為虛名也
故曰此說非也

內宰統御內治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
臣會暨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內官自

典婦功服飾織經凡治內之命士皆屬焉而隸於冢宰
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
詩稱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得人巷伯之雅詩人雖奄
官亦各其選晉侯近女而惑暨和以為趙孟之咎古人
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啗
賜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足以正王閭乎

玉府內府分職 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
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財所作及獸人

魚人所入之物專以供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物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辨三府供貢之非胡宏曰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才以供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好貨兵器不幾如漢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之齒革良貨賄之

獻而供王之好賜予不幾如唐受四方之羨餘者乎
府史胥徒有無釋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
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
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
事繁故也或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
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
有稅物須臧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
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

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辨府史胥徒非王臣釋曰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為王臣也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

辨府史胥徒之職王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

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召令蓋有藏
則置府有書則置吏有召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
胥胥以統徒一胥而十徒從之謂之胥則以其賤而
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則以其尤卑而行趨走以
供役也

王后參預外事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
卿大夫亦如之胡宏曰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
通諸侯內交羣下將安用君者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

曾謂王后可乎殊不知先王之政王后相成未嘗無外事也按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八壺八方八豆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未始不接羣臣諸侯也好命其可嫌乎

宮正內宰獨均稍食天官一官惟宮正內宰獨均其稍食它有司不言周宮朝之序內有六宮外有三朝三朝之外又有九式九法朝焉六宮之外有九室九卿居之六

宮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自六宮而外凡治朝之官皆
宮正掌之自六宮之內凡宮禁之官皆內宰掌之所以
稍食必二人均分以此考先王之世百官宮衛之賤宮
正內宰各受其財分之所屬

序官與分職之辭異王曰大宰佐王治邦國序官曰佐
王均邦國蓋治則謂之而已未至於均也王之於邦國
非特治之而已又以道均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非治
典之書所能及也及其帥屬以佐王然後可以言均焉

禮地官

地官象地所立鄭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
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釋曰
既言象地所立則此六十官皆法地與天官言象天義
異矣

辨地官所立次天官鄭曰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
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
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

教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天覆則無為而尊父道也地載則有為而親母道也故一曰天官而地官次之

五教十二教之別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德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教所以親

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

辨周亦有五教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有虞氏
五即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堯舉
八元使敷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
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
以下是也按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
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
十二以對於虞其實立中雖不啻十二亦含有五

鼓人六鼓之用釋曰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鼗鼓役事是也田狩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

辨六鼓之用無定制王曰六鼓之用其所主雖如此變而通之則亦有時而不同故路鼓賁鼓有施於軍

者若大司馬教戰而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
晉鼓是也路鼓又有施於朝政者若大僕建路鼓于
大寢門之外待達窮與遽令是也賁鼓有施於金奏
者若靈臺之詩曰鼓鼓惟鏞是也由此觀之則義設
於適斯可矣豈若膠柱調瑟然哉

載師任地之法載師掌任地之法有廛里有場圃有宅
田士田賈田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有公邑家邑之田
有小都大都之田且國有四民農之受田無疑矣惟工

商之受田初無明文而二鄭之釋周禮則有異同之議先鄭謂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吏為縣官賣材者與之田也後鄭則引漢食貨志之言謂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據後鄭之意則直謂買田為商賈之家所受田也予以為不然夫四民不相易業亦不相雜處其來久矣四民之中自農之外惟士為然田蓋使之耕且養也果如後鄭之言以賈為商賈之賈

則工商一也何載師獨載賈田而不言工田乎嗟夫王者之所重者農民也所輕者末作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出里布莫非設輕重之法使民知農之為優而工商之不足事也今使為工者得以器械易粟而復受田焉則誰不為工乎使為商者日中而市交易而退而復受田焉則誰不為商乎然則載師無商田工田之明文而後鄭必為之說予以為深沒先王重本抑末之意

畎澮溝洫之制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鄣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直通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塗與環塗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於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

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辨遂人匠人之異鄭曰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

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

匠人畿內采地之制

遂人鄉遂溝洫之制

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

外之別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夫之

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

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凡

一里之內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

百畝有洫是百畝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
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
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
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
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
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洎水瀉於溝溝
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
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

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井地制田之例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

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
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一尺謂之遂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澮康成謂井田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
乃成全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由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明矣此制田之例也

辨司馬法與周禮不同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晦夫屋并周禮如之但不別與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

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

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近遠之殊周禮則三

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

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

二百里以為鄉遂內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
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王賦內外之制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
穀園少利也此周載師之法蓋指畿內而言之若孟子

對滕文公之間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故康成匠人注曰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外內異也周稅曰徹通野與國中言之則共為什一也

宮城大小之制注曰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官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官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官方五百步釋曰此經國家及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

五亦當為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

辨匠人九里之非王曰匠人言建國又言營國者謂之建言其始也謂之營言其終也方九里言城中之制以典命考之上公其國家宮室以九為節上公百里之地其城方九里以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而城中之制反不同於公殆

不然也蓋天子備天數則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
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蓋作記者之誤矣
以國服為息注曰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
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
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
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之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
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金者則
其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

辨後世法與古異王昭禹曰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有息焉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夫周

之良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
凶年饑歲無以為償而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
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則恐收還其
母而不可得也稱貸之法雖存其實異矣



羣書考索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

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

任銜萱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

經籍門

禮春官

禮官象春所立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

宋章如愚編

示人之所為莫敢主之故也

辨春官宗伯之義王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
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為長則
謂之伯豈特宗伯為然哉凡典禮者皆謂之宗若所
謂都宗人家宗人者是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仲
也天官言冢有尊者之道焉春官宗伯有長之道焉
春官叙官不同天府何以在春官掌祖廟之守藏大寶
器祭祀則陳於庭故也韎師何以特掌韎樂不與鞮韠

氏掌四夷樂同者東夷曰韎以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
陽春陽是長養之方故特立韎師韎赤色又取東方日
出言周尚赤內史外史何以列春官以內史掌羣臣策
命及八枋外史掌外令及皇帝之書御史掌贊故在此
太史何以長於內史史之中大夫以太史知天道故稱
太都家何以稱司馬以軍事重故與之官同其名也神
士何以在家宗人之後以羣士中有學問者即抽入為
神士無常數也

宗伯名號更革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曰帝
曰兪咨伯汝作秩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
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郊特牲曰宗
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
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

辨宗伯漢之太常釋曰注云虞書是虞法并云唐者
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上
舉唐虞下舉周法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

總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太常是也昔三代異法殊禮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太常主之故云漢之太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及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為證也

宗伯不布象魏周官正月之吉皆垂治象之法於象魏而春官不布何也蓋立官所以為民也天官所掌者邦

治地官所掌者邦教夏官所掌者邦政而秋官所掌者
邦禁也治教政刑之用必先有以令夫上下春官象魏
不布固其職當然也

宗伯天府之職大府玉府內外府泉府皆是藏財貨曰
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而藏若天物然者按
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天物
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三禮五禮之別注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

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
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釋曰三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虞
書云修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
修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
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
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
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

五帝六天之說釋曰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有五帝座

星即春秋緯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
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曰招樞冬起黑受
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苞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
此等是五帝之號又按元命苞云紫微宮為大帝又文
耀鉤云中宮大帝是天皇大帝之號也耀魄寶又云昊
天上帝又名太乙常居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
天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
掌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

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辰大帝又掌
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
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
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
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
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
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
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

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日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

辨天帝非二義鄭曰以禋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以昊天為天上帝為玄天鄭康成亦云昊天上帝冬至於

圓丘所祀天皇帝在北極者也二鄭之說因孝經郊祀配天宗祀配帝而然也伊川先生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之以圓丘而配以祖

六宗異同之說文曰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按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按古尚書說

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十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周禮太宗伯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

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
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
司樂六德教國子釋曰中和祇庸孝友六德其中和二
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下
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辨司樂不止聲音教國子以中和祇庸孝友於樂德
何明古者典樂之官豈止知聲音而止哉亦將以治
人寬猛剛柔之性也故周官司樂則教國子必以德

行為先而聲音為後故先之以直亮剛簡而後以詩歌則教樂之官不止聲音可知矣

三德三行

三德曰至德敏德孝德三行曰孝行交行順行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

者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

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深固
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
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
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
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
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
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

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
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
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
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其所行之法而已蓋
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
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
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

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
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叶于
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
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
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
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
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
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

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

文公文集

司王朝之制師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蓋路寢門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原不如此

文公經說

樂舞存六代之樂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
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
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
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
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
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
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
能成武功

辨樂名取象之義王曰皇以道而作樂也升之以法象乎天故以雲門言之帝以德而作樂也降以效法乎地故以咸池言之大夏者禹之樂也功業莫大於禹故曰大夏夏以言其文明也與書號禹曰文命同意大濩者成湯之樂言其以寬代虐而有所濩也大武者武王之樂也言其誅暴伐亂而有所制也

中車用旗之制釋曰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

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云次叙也

辨巾車司馬用旗之異釋曰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太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辨建旗取象之制王曰祀以德教建太常奉天道之

象也有德為能不忘焉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為亂固賓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帝著盡事上而君亦以是進焉固朝之道也即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為色正秋也以即戎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為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

司常九旗之象注曰旂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

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首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遂之官原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杵難辟害也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輅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秉戎輅建太常焉玉輅金輅不出

辨載斨等級之異王曰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故王

載大常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故諸侯載旂軍吏孤
卿之為軍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旗師都
孤卿之涖眾者也以涖屬軍吏故載旻取其旻以事
上而已鄉遂則卿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
取其物有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比其眾者也
以完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旒百官則以其屬衛王焉
以摯速致其禮而已故載旗

辨戎田用旗之異巾車王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

田大司馬仲秋治兵王載太常四時田王建太常戎
田用旂二丈何不同大白勞軍或會同之時也太常
自將之旂也大麾田於春夏太常田於秋冬此其所
以異也

夏官

夏官象夏所立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
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可以平諸侯正
天下

辨夏官司馬之義王曰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伺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之謂探本政官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司至於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謂之伺末

夏官序官不同軍師及吏選於何官選於六官及六鄉之吏也在鄉所以謂之長還使此本長為吏也司勳何以列夏官軍無賞士不往故次之司馬司士何以列司馬云進賢興功故司士掌以德功詔爵祿在此也量人

何以列司馬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令軍社之所
里弁師何以列司馬謂人年長大而冠象夏物長大而
成壯也馭何以不言右以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
五馭而不言右也三右兼五輅益道右充象輅之右戎
右充革輅大輅之右齊右充玉輅金輅之右士官何以
居大夫之前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故司勳馬質皆
士官而居前射人諸子皆大夫而居後職方何以列司
馬司馬主九州職方制其貢故也都宗人家宗人都司

馬家司馬士宗設都宗人掌山川及九皇六十四氏王子弟祖王之廟家宗人掌大夫采地所祖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都司馬主軍賦者即司馬法所云成出七十人徒二十人等家司馬不特置故自使其家臣為之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士則都家皆置各主其吏民之獄訟輕于軍事故王皆不置也

司馬胥徒獨多釋曰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

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吏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摠六軍軍事尚嚴特須鑒察故胥徒獨多

禮秋官

秋官象秋所立鄭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耻惡人納於善道也

辨秋官司寇之義王曰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

之以刑政德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豈先王所欲用哉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以秋者天所以肅殺之時於方則為西之酉於行則為金之剛而刑以義為主也然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秋官叙官不同何謂周官列職謂各有職同府史也刑官何以稱士士察也刑官之士所主異同鄉士掌六

鄉遂士掌六遂聽獄公邑故官卑人多縣士掌三百
四百里方士掌三等采地在王城四方訝士訝四方
賓客誅戮暴客兼主四方之獄訟朝士掌外朝之法為
詢衆庶讞也序賓客之職何以列秋官賓客是主人所
禮故鄉飲禮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
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後之大行人小行人
司儀環人行夫象胥掌交掌賓客掌訝皆取凝嚴象也
司寇名號更革釋曰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

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時更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

二鄭郊遂之制釋曰先鄭云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

城百里內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也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此主四郊之獄六遂之獄在四郊也

辨鄉遂之制不同鄭曰六遂之官自遂人以下皆降鄉一等鄉遂之長不比於畧之也距王城百里為鄉

二百里為遂達于畿封皆遂法也故鄉遂總之閭師而取閭以名野賦總之縣師而取縣以名晉文請隧於襄王蓋是時魏耿霍虢乃入于晉境傳請隧者何求王畧也王辭之以視方千里足以供給而與之南陽之田則遂法畧見凡公卿采地皆在地有攸屬則王官不察察焉故鄉教大抵加詳遂官趣耕事起大役而已蓋有受之者矣凡郊內之賦或二十而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三京師有它須焉則於近乎取故

優之也禹貢冀州有賦無貢而甸師又以遠近而差
征蓋自古然矣

二鄭米地之制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
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載師所云大都任
疆地者也引魯季氏食於都者謂諸侯大都與三公同
後鄭不從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
者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疆土小都任縣地家是
家邑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

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任畷地以下為正者是不從先鄭之言若先鄭以采地唯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辨采地大小三等采地有三等邑於畿者有數千載師所謂家邑小都大都是也鄭氏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此謂三等采地邑於圻者也

禮冬官

冬官象冬所立釋曰鄭云象冬所立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家室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

辨司空考工之義王曰先王名官以司空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於聖作智創而非巧述工守則不

足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之一也作
記者謂之考工凡以質其成效而已

冬官考工七節冬官考工其亡已久有人遵集舊典錄
此三十三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
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焚滅而韋氏裘氏等闕也故
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從國有至謂之
婦工一也從粵無鑄至夫人能為弓車二也從知者創
物至皆聖人所作三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四也從攻

木之工至陶旒五也從有虞氏至周上輿六也從一器而工聚車為多七也段氏韋氏裘氏筐人櫛人雕人是六闕也

辨考工不足續周禮狐裘之敝可補以狐而不可補以羔緇衣之敝可補以緇而不可補以縞周官出於周公亦聖人之言也用以足六經之目是以狐補狐以緇補緇未為過也至於冬官之闕劉歆以考工記足之則是以羔補狐以縞補緇固未能免學者之疑

也

冬官所記之意釋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蓋集舊
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
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焚滅典籍韋氏裘氏
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司空名號更革釋曰注云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
者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
舜典云帝曰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者共工者也若

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為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故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

二鄭五材之異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玄謂化五材金木皮玉土。釋曰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言此以對彼之五材金木水火土若然鄭知有皮玉無水火單用不得為器物故

不取之知有皮玉者此三十工內函人為甲鞞人為鼻
陶造鼓鮑人主治皮又有玉人之等故知有皮玉無水
火者也

雜辨

賦錢輸貨之制鄭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
廩人而下凡穀事係之遂人以此見古賦分於市與野
惟貨幣畢入于冢宰之府蓋凡百官府史祿各從其長
均之官正則掌凡在官之人內宰則均凡治內之人掌

固校人各均其屬故太府授式法而舍人分給之其餘則即藏焉而不必輸送若貨幣易輸則多奸必冢宰之屬親授受之亦可以見財分掌而不相亂制國用有要而不煩共賦者不難為力矣

夫家授田之制自生齒以上書版口授之田安有無職事出夫家之征者厠其間邪夫稅者百畝之稅也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也夫口授民田者聖人所以授於民也田授而不耕者民自棄其田而為遊惰之民

誠可惡矣然聖人之政未欲即誅也亦漸敲之于農耳故使之轉移執事為庸賃之役以勞辱之有垂綏之冠以表異之有夫家之征以困苦之所以驅天下之民轉緣南畝也

里布夫布之罰鄭曰閭師之罰輕於載師何也閭師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及商賈閭民受田者也有官者怙勢豪橫給以田而不耕授之宅而不毛則剥上虧下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逐利是矣凡此皆

先王所甚惡者故罰之特重異乎庶民也說者以此為
卿大夫受地不毛者民宅不毛民田不耕則罰其長孟
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是也

伯謙

辨所罰輕重之宜鄭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而下漢儒
多以為困惰農禁游手果若如鄭氏所說周公之法
亦苛矣天下事亦要賞罰相當雖商君行法不過從
五家起令罰之如此之重何辜殊不知載師所掌乃
卿大夫受地之賦則凡所謂不耕不毛無職事不責

之民而責之士大夫受分地者孟子所謂入其疆土
地荒蕪則有讓之類是也蓋士大夫既有分地乃使
其民至於惰游逐末其咎安在於是乎罰之至于百姓
受田自有閭師掌之所謂無職事者出夫布不畜者
祭無牲之類是也所以懲井田之民士大夫受地多
故責之重民受百畝故責之輕

圭田何以無征周制圭田若近郊其稅十一所謂圭田
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止任近郊之地者止言

任地之法近郊十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無征必
矣

辨圭田之稅不可重鄭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
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
十一則圭田之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常祿奉祭祀
不可重也

餘夫何以如正遂人職餘夫受田如正夫之數孟子曰
餘夫二十五畝何以義不同也遂人止言六遂之法康

成所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雖土地猶有業皆所以饒遠也孟子所言近於六鄉之地蓋井田之大畧也

封國大小之制周禮封國之制先儒故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無能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壯宮錡及慎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

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亦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
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論語孟子禮記之言
並異無疑其為非者陋儒鄭氏釋王制乃曰武王初
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
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有功
諸侯大者至五百里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丈夫堯
舜夏商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

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夫既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廣斥哉借能開闢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是不然也漢儒見周之衰弱諸侯相侵吞滅小弱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爾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知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

里此則周官所援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
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
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
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不可信也此類
是也

設官等級之制周禮事之最大者莫若建都封國設官
也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未得為是也至其
言設官是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若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爾今觀周禮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膳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槁人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冢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冢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

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則與小宰之言自戾矣借謂堯
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
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
相去及數萬倍耶蓋彼但欲見成周建官之多初不計
其數乃至於此其誕慢至此世儒乃酷信不亦傷乎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